

【个人记忆】

给老师写信的大学同学

□雨茂

暑假前，毕业离校的大学生来办公室看我，他们大多是师范生。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，我总会跟他们谈起三十多年前的大学生活，谈起我在中学任教的同学，官兴是必谈的一个。当年官兴在我们学校中文系广为人知，源于几件事，首先是给两位女老师写信。

第一位老师姓傅，曾当过知青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，平时喜欢舞文弄墨。傅老师40岁出头，普通话很标准，课堂语言生动，很受同学们欢迎。一天，傅老师突然朗读了一封信，说是一位新生写的，内容大概是两个方面：一是考大学前对文学的向往，二是在中文系学习的失望与困惑。这反映了大多数新生的迷茫心理，所以引起了师生的强烈共鸣。我那时也正处于对大学中文系从向往走向失望的阶段，懵懵懂懂，并没有反思缘由，更没有想到过给老师写信请求指点迷津。后来了解到，信是官兴写的。当时只觉得他个性鲜明、清高孤傲，随着交往加深，逐渐知道他爱好哲学与小说，痴迷写作，喜欢与读书多、见闻广的人侃大山。

官兴写信的第二位对象是一位刚留校的女老师，姓乔，教授新闻写作。因为初登讲台，乔老师稍有些拘谨，喜欢抿嘴唇，讲课时语速偏快，调门较高。她留着齐耳短发，穿衣比较中性，男生普遍觉得她比较帅。乔老师可能感觉到了男生咄咄逼人的眼神，笑着警告大家“可远观不可亵玩焉”，让我们体会到她火辣鲜明的个性。官兴偏向虎山行，居然给乔老师写了一封信。乔老师显然对官兴的文采很欣赏，此后给历届学生上课都会提到这封信，足见官兴的才情给乔老师多么强的震撼。

大概是第三学期，一位同学上街抽奖，居然抽中一台大屏幕彩电，百货公司敲锣打鼓送到学生宿舍，成为轰动一时的校园新闻。官兴据此写了一篇消息作为新闻写作课程的作业，乔老师当做范文在课上朗读了。我记得新闻稿中有一个细节是，当工人把彩电搬到学生宿舍时，那位同学拿出一包香烟，因为价格低，被工人师傅轻蔑地用手挡开，同学颇为尴尬。中了大奖却买香烟，显然不懂人情世故，这是工人师傅的心理。那位同学却想，我只是一个穷学生，能想到买烟就不错了，为什么还要被嫌弃？一篇新闻稿，折射出官兴心思细密的特点，展示了他对世情洞若观火的清醒与深刻。但在实际生活中，他自己也并不能做到人情练达。

我们有一门教育学课程，老师的教学方法有点陈旧，基本上是照本宣科，又不

会调动课堂气氛，同学们听得昏昏欲睡。有一次，老师让大家讨论，官兴首先开了一炮，要求改变上课方式，从学生需求入手，启发引导，而不是满堂灌。最让老师下不来台的是他居然用别的老师做比较。他的发言搅动了沉闷的课堂，先后有七名同学站起来表达了相似看法，弄得年轻女老师很是下不来台。

官兴是个闲不住的人，毕业那年他又向一位老师“发难”了。这次是一位男教师，教授中学语文教学法。有一堂课，老师让我们看一位特级教师的教学录像，内容是杨朔的《荔枝蜜》。特级老师对诗化散文很推崇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官兴平时也写散文，认为散文应该写实事、抒真情。课后讨论时，官兴第一个站起来发言，认为诗化散文雕琢痕迹重，而且构思雷同，主题单调，所有文章大都是一个套路，借景抒情，因情造景，借物喻人，卒章显志。官兴的看法并不全是他自己的，源于学术界对杨朔散文的重新评价，但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影响到中学语文教学。官兴认为，中学语文老师应该追踪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，不能封闭起来搞教学。平心而论，官兴的眼光超前，直到现在，学术研究成果仍然很难渗透到语文教学中。当时老师批评了官兴，说他狂妄自大。期末考试，这门课程只有两个同学不及格，官兴赫然在列。我们调侃他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！官兴一笑置之。

官兴开启教师生涯时，已经开始提倡素质教育，但升学的压力依然存在。官兴也讲知识点，讲如何写应试作文，但从不忘记语文教育的另外两大功能——人文性与审美性，所以他的课总是引人入胜，非常吸引学生。

我读中学时，老师讲《项链》基本上是讲玛蒂尔德“追求享乐的虚荣思想”，要求学生不要像玛蒂尔德那样追求享乐，要杜绝虚荣心，脚踏实地地追求个人幸福。很少有老师关注玛蒂尔德这个人，忽略了其年龄特质与独特的社会环境。官兴认为玛蒂尔德荒唐的想法实际上源于不成熟，源于与青春相关的忧伤。出身贫寒，经历简单，思想单纯，这就是玛蒂尔德犯错的基础；年轻爱美、追求回头率，是这个年龄段女子的天性；身在底层却又向往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，是许多人都有野心；偏偏周围又不乏行动招摇、为人轻浮的炫富人群，这是其犯错的外因。官兴把《项链》解读为青年女性成长的代价，是需要勇气的，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谁不会犯一些荒唐的错误呢？

二十多年不见官兴，甚是想念。不知何时才能剪烛西窗，再侃当年青春时光！

【行走笔记】

江南话雨



□刘荒田

来到江南的腹地——太仓，入住旅社，未进门就被旅馆主人苦心经营的江南风吸引了——入口处是带美人靠的长廊，夹道的是馥郁的金桂花香，里面的陈设，从昔日盛“女儿红”的酒瓮到仿明代家具，从盆景到琳琅满目的山水画和文人书法。黎明早起，淅淅沥沥的微响从雕花屏风处闪入，看窗外，雨来了。

我暗暗赞叹：好雨知时节！不是吗？一路天高云淡，舒服诚然舒服，但老是觉得缺了什么。原来缺的是这个。凝神对着阳台上飞洒的雨丝，纷纭的诗句涌来，都和雨有关。蒋捷的名篇《听雨》，感其身世之感太浓，与眼前不尽合拍；陆游的“小楼一夜听春雨”，季节不对；王维的“空山新雨后”，地方不对；秦观的“无边丝雨

【若有所思】

□童卉欣

“风流”是个好词，却往往被人误解，用作花花公子或浪荡子的形容词。《红楼梦》里有一节，贵族少男少女集体烤鹿肉吃，林黛玉笑他们行为粗鄙，被史湘云怼了回去：你知道什么！是真名士自风流，你们都是假清高，最可厌的……这是为数不多的史湘云怼赢了牙尖嘴利林妹妹的片段。可见，风流非但不是下流人的注脚，反而是真名士的特征，风流是一种人格的魅力。

论起风流人物，冯友兰先生说，首先要有超脱感：对个人功名利禄、成败祸福，甚至生与死，不说是完全不在乎，至少是看得淡，心境超脱，才能表现得目光高远、言语豪迈、举止潇洒。

东晋有“东床快婿”的故事：太傅想在王氏家族里物色一个女婿，相女婿的人回去汇报：“王家诸郎，亦皆可嘉，闻来觅婿，咸自矜持，唯有一郎在床上袒腹卧，如不闻。”这个袒腹高卧的人就是后来以书法闻名于天下的王羲之。王羲之的“混不

细如愁”，太压抑；终于悟及，一如戏剧里的一个哈姆雷特被观众“看出”千万个哈姆雷特，每个听者的体验都是“独一家”。此刻，我听到的，是“江南”这个浩瀚、深邃的意象。似乎，雨中藏着解读这块土地的密码。然而，遗憾不是没有——苦于欠缺笼罩古今的才情，难以概括；搜罗记忆里的旧体诗词，竟也找不到一句贴切的，只好怨腹笥太可怜。

然后，走进太仓著名的南园，想起明清笔记中读到的“绣雪堂”。流连于梅树、柳树和假山之间，雨紧追而至。忽然看到，堂上一块典雅的匾，上书“话雨”，旁附小注：“天启丁卯，同陈眉公访逊之山馆听雨题”，乃大书画家董其昌手笔。据传是董其昌和陈继儒于明元启七年来南园雅集，在绣雪堂上饮酒弹琴、绘画吟诗，董其昌乘兴写于此。

细数风流

在意”很得太傅欣赏，他于是被选中为乘龙佳婿。

孟郊说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不是不好，但是和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相较，后文就风流得多。孟郊在狂秀一己幸福，纵然贴切，但显轻薄；范仲淹满怀忧虑，沉重得没边没际，却因放眼天下，显得境界更高、人品风流。

再者，风流要有强悍的审美力。对于美好事物，风流之人触觉敏锐，且总是怀着尊重、欣赏的态度，自然表现不做作，更难得的是，亦不强求。

人们常说魏晋风流，证明那个时代风流人物多。鲁迅先生也说过，《世说新语》是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”。书里有故事：“阮公邻家妇有美色，当垆沽酒，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。阮醉，便眠其妇侧。夫始殊疑之，伺察，终无他意。”阮籍的态度是好色而不淫，他毫不掩饰对美女的欣赏喜爱，目光追随，常伴左右，自然而然地去亲近，以致美女的丈夫都疑惑了，深恐老婆被他占了便宜。可

从“听雨”到“话雨”，是怎样的过渡？前者是个体行为，止于运用听觉。哪怕百代兴亡、个人沉浮、桑间濮上奇闻，都如无边雨阵，都不是非与人分享不可；“话雨”则不然，心有灵犀的友人、悠闲超迈的心境、雅致幽清的氛围，是不可缺少的。名士董其昌和陈眉公相对，该烹一壶好茶，连水也有讲究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妙玉，烹茶的水是五年前从梅花上收集的雪，储于鬼脸青花瓮中，埋在地下。谈什么呢？无从考证，但不会和《三国演义》里的“煮酒论英雄”同一路数。刘备应邀去曹操府上那一次，也下雨。雷声大作之际，曹操论天下英雄，嫌刘备太低调，说一句：“唯使君与操耳。”把刘备吓坏了。雅士没有政治家那么多机心，他们品清心之茶，赏雨中之花，或者托物起兴，或者直抒怀抱，吟诗、作对。站在轩窗下看雨时，本地文坛人士告诉我，董其昌来访那一次，陈眉公受主人之聘，正在园里教书。毫无疑问，陈眉公也曾在这个窗前伫立多次；它是不是他写作语录体之际所对的“小窗”？不得而知，该是其中之一吧。恍惚间听到“兴来醉倒落花前，天地即为衾枕。机息忘机磐石上，古今尽属蜉蝣”，这是眉公在以吴中方言向客人诵读《小窗幽记》里的警句。

如此说来，“话雨”乃是比“听雨”更高级的文人本色。江南雨如果缺了这些锦上添花的“记”，寄兴遥深的“话”，那就太对不起如画河山。氤氲着山光水色的“话雨”，就是江南文士的风格，至少是此地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优雅从容、俊逸灵动，又并非一味凌空蹈虚，而是带着丰润的底气。

然而，如果这般话雨，仅仅让你想到数位儒雅书生，撑油纸伞，徜徉于水湄，那又失诸偏狭。一如江南，既有“细雨鱼儿出”，也不乏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、倾盆大雨。后者见于精神，就是《五人墓碑记》所载的豪杰，这五位吴中义士，为了反抗暴虐的当权太监魏忠贤，慷慨赴死。“然五人当刑也，意气扬扬，呼中丞之名而骂之，谈笑以死。断头置城上，颜色不少变。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，买五人之头而函之，卒与尸合。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。”

步出南园时没有撑伞，脸上布满雨点，衣衫微湿，这就是江南予我心灵的洗礼。